

龍威秘書戊集

第六冊

說郛雜著

十種



乾馱子

唐 溫庭筠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
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
不令散宴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
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卽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

章服子
氣益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
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
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群公飲餞於禪智精舍
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
處薄給酌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
其酒酣進曰待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
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

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蕭俛

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候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首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脉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隣是也俛赧然而去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
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卅歲女僮時方
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
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屨而
入丹揖之坐畧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
告丹曰某爲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
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
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
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

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
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頤
旨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
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歐陽詢

長孫無忌嘲詢曰聳博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
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褙褓畏肚
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上大笑

裴宏泰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宏泰後至鈞不悅宏泰曰請
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宏泰可乎鈞許之
遂竭座上小酌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卽填於懷有銀
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索馬而
去鈞使人問宏泰方箕踞而坐所得銀器二百餘兩
不覺大笑

蕭嵩

蕭嵩欲註文選見馮光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
毛蘿蔔嵩大笑

不爵不觥非炮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馱之義

不意不憚我欲非矣其精細心無平神耳之非

志林

宋 蘇軾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携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
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
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簔衣藋笠
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

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
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
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
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
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臨臯閒題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

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
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
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
雪如風中絮如群鶴舞參寥子問主人要此地養老
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邨子欲作庫
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瓢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言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仍藍也冰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爲

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躅巧於安貧

顏躅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躅辭去曰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
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精遂也然而精
神不全躅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真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
顏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

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躅可謂巧於安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躅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躅之巧也

李邦直言周喻

李邦直言周喻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卽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

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以記其事

唐村老人言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
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
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
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
是法以均之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
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
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
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

輩耶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
尙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
化身何謂眼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
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
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
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
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旣全一彈指頃
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

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咒

觀音經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
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
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
改之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
總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

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
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
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
渴之念卽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
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
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生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
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
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
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
故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
紀其事

題李巖老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

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

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

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

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

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

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

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鸞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董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鷄爲鑽籬菜竟無

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
名者與此何異哉

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十二

妙總師參寥子子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獨知其詩文
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
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徑山長老維
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
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
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

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後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遊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
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樂與之
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
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
越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
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慈禪師恩義學行甚高諳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

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益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閣黎皆子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人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日子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子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

不復出嬉遊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謁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尙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

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
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
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
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於退之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
下一籌爾來吾壽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
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

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
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
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
豈可得哉

修身歷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
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晝日之所爲暮夜必記之但

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如
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
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
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晁無咎言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
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

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
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
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
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
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
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
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
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
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爲施工手汗所漬
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
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
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
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
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
之餒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
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

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
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
其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
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
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
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
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

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忤廁中婢曰
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
殆是無所知也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近護魏王墓得數千
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
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
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
言見奉事高麗人言所至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
垢壤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或云非敢慢也恐北人
有覩者以爲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人
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人不知高麗朝我或以
爲異時可使牽制北人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齋
朝貢者過泗洲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雕

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
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
無復橋船或勸成蜃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
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
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
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
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

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送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
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
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
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
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
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

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
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
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
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
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
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

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
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
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
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
不覺作一詩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
裏人人識故侯旣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

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
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
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
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王僧求
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
飛雲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
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
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
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

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
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
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
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悔者
未必得大魚也

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
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

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
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
哉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
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
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神二日寬胃以養
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記六一語

頃歲孫華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

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
故尤有味

姑次百和

必將入謝辭多將自辨見之此必以其意居於貴人

金樓子

梁湘東王繹

夢腸反胃

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

酒甕飯囊

禰衡云荀彧可強與言。餘皆酒甕飯囊。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寒者不貪尺璧而思短衣。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箕舌

金柁一
鋸齒箕舌榼耳屨鼻

三斗爛腸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

桂華不實

桂華不實玉卮無當

玉華塩

胡中有塩塋徹如水謂之玉華塩以供王厨

燃石

豫章有水石灌之可以燃巢

虞吏

山中寅日稱虞吏虎也

當路

狼也

雨師

辰日稱雨師龍也

鯨潮

鯨鯢出穴則水溢爲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金盞玉鼓

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可以煑石

衆香木

扶南國根旃檀節沉水花鷄舌葉藿膠薰陸

采華草

太極山有華草服之里言

月額

旦日雨謂之月額

雨懸絲

細雨織懸絲

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白鳥

蚊也齊桓公卧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
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

蜘蛛隱

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虫觸蜘蛛網而死嘆曰
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白皮牛

大月氏有牛名曰皮牛部其肉明目愈瘡

銅奴錫婢

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

飛車

寄肱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於稟洲歸則別給
不以視民

能言鷄

羅舍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雷門

會稽城門鼓聲聞於洛陽號雷門

棗珠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天鷄

桃都山大樹有天鷄日出即鳴天下鷄皆鳴

潢池

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

玉李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穀霧

霧生如穀河垂似帶

修羊公

有道者化白石羊題脇曰修羊公

黃妳

書卷言睡神如媪妳

五色線

宋撰人闕

半面笑

賈弼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半面笑
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詞各異

肥遺

華山蛇名見則天下大旱

驚蛻蝶

北齊魏伏在京輕薄人號曰驚蛻蝶

審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

昌廬

帝王錄有赤雀啣丹書於昌廬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鴛鴦瓦

魏志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爲鴛鴦

燈婢

寧王以木婢執燈呼燈婢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折襪線

韓昭事蜀王氏爲禮部尙書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爲昭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也

華獨坐

華歆字子魚

口案

張九齡引囚口撰案卷人謂之張公口案

朱愁粉瘦

朱愁粉瘦兮不生羅綺

醉龍

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

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錦雨

夏澍名連陰雨名錦雨

魚倉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沉著痛快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射木人

後漢時苗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辭不見納醉後

三石錄
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西笑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聞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瀟灑侯

陸龜蒙詩藜竹當封瀟灑侯

朱書顯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推一善書人記
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
改火故曰騎火茶

花妾

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

乞漿得酒

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賣子歲在申酉
乞漿得酒

村落如鷄飛

阿舍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鷄飛

雲齋廣錄

宋 李獻民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作詩寄語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披箋握管爲書寄生生日我已至矣何用書爲妻但揮涕而不答

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
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客。客曰。君
思念之極。以至於此。後旬日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
無少差失。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傅知西京。以姚黃魏紫
及酒惠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
倦開。正向西窓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田間書

宋 林芳

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則言則其言順不當言而言則其言暴不見鐘鼓乎扣之則鳴不扣而自鳴者人莫不以爲異也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逵有諸曰有無它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

大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於飲食服飾者末矣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異於俗俗異於我也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

江海爲能大者以其合衆流而歸虛也是故以謙處

已而後能容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者。其唯君子乎。小人則知誘而已矣。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國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可雕而病於越。度金可鑄而疾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

不有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有惡鳥無以知鳳之瑞。不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天下無不孝。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

忠享萬鍾之祿食不過於一七處萬間之厦卧不盈於一席木不能棄土而生魚不能棄水而活人不能棄信而立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或曰海有蚩拳然而生者謂之墨魚其腹有墨淤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徃徃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蔽者迺所以自禍也歟人有恃知亦足以鑒。

會友人遊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邪行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

雨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
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
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旣去復來
於是者七八終於焦頭爛額猶撲撲必期以死人莫
不笑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欲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
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爲此乎嘆哉噫
余嘗步自橫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
易取其乙日亡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

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
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
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矣奚其獲乙如其
教連取數魚子笑曰旨哉

席上腐談

宋 俞琰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目根生自首生命在首
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
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
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暝在
風在地者暝走之類上暝接下飛之類下暝接上類
使然也水類出水卽死風類入水卽死然有出入之
類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
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
然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
山北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
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

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作仰其軀非徒生時

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

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窓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子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

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使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注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間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有肝而無膽水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皆爲不利人也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鮐魚有骨名
乙在目旁狀如蒙蒙之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
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玄謂乙
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
若以狼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也乃骨也唐詩云杜
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
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
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猫狗
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
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
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
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蹙其腰中故謂
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

音意

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
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毳子謂毛之細者毳溫柔貌
書堯典云鳥獸毳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幘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字音伏
與幘被之幘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綃帕首蓋以紅綃轉其
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幘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
物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卽是今之罽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

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鼈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訥王昭君琵琶壞使口人重造而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

齋栗二字幽詩說文齋作畢朱晦菴曰筆築元名悲栗言其聲悲狀也悲齋畢三聲皆相近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

陽也

一 陽也
 二 陽也
 三 陽也
 四 陽也
 五 陽也
 六 陽也
 七 陽也
 八 陽也
 九 陽也
 十 陽也
 十一 陽也
 十二 陽也
 十三 陽也
 十四 陽也
 十五 陽也
 十六 陽也
 十七 陽也
 十八 陽也
 十九 陽也
 二十 陽也
 二十一 陽也
 二十二 陽也
 二十三 陽也
 二十四 陽也
 二十五 陽也
 二十六 陽也
 二十七 陽也
 二十八 陽也
 二十九 陽也
 三十 陽也
 三十一 陽也
 三十二 陽也
 三十三 陽也
 三十四 陽也
 三十五 陽也
 三十六 陽也
 三十七 陽也
 三十八 陽也
 三十九 陽也
 四十 陽也
 四十一 陽也
 四十二 陽也
 四十三 陽也
 四十四 陽也
 四十五 陽也
 四十六 陽也
 四十七 陽也
 四十八 陽也
 四十九 陽也
 五十 陽也
 五十一 陽也
 五十二 陽也
 五十三 陽也
 五十四 陽也
 五十五 陽也
 五十六 陽也
 五十七 陽也
 五十八 陽也
 五十九 陽也
 六十 陽也
 六十一 陽也
 六十二 陽也
 六十三 陽也
 六十四 陽也
 六十五 陽也
 六十六 陽也
 六十七 陽也
 六十八 陽也
 六十九 陽也
 七十 陽也
 七十一 陽也
 七十二 陽也
 七十三 陽也
 七十四 陽也
 七十五 陽也
 七十六 陽也
 七十七 陽也
 七十八 陽也
 七十九 陽也
 八十 陽也
 八十一 陽也
 八十二 陽也
 八十三 陽也
 八十四 陽也
 八十五 陽也
 八十六 陽也
 八十七 陽也
 八十八 陽也
 八十九 陽也
 九十 陽也
 九十一 陽也
 九十二 陽也
 九十三 陽也
 九十四 陽也
 九十五 陽也
 九十六 陽也
 九十七 陽也
 九十八 陽也
 九十九 陽也
 一百 陽也

王烈婦

官箴幕鑑

王烈婦姓方氏武生王

繼室王忬本縣主繫獄

問徒瘐死獄中訃至方哀憤大呼躍入河衆救不死
妊傷胎墮益不欲生家人防愈嚴求死不得乃佯語
笑如平時使防者稍懈會新歲方有弟設奠於王之
靈王家於廳事欵之甫卽席而方已投繯矣未幾刑
幕某自署歸家舟次忽見方登舟索命某駭跪哀求
連聲應曰就來就來匆匆覓筆硯疾書一紙置枕畔
托言上岸便溺逾時不歸舟人往覓至神廟戲臺下

赫然縊屍則某也歸舟檢枕畔紙備述烈婦索命事
俄縣主緣事問發 中道暴卒家口流落吁可畏
也

平定交南錄

明 邱濬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奩矯稱陳氏絕嗣奩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搆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

上聞之震怒諭羣

臣曰朕爲萬國王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
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侵
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僞
稱尊號季隆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
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
大臣告於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
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
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

陳旭爲右叅將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
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李毅
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
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
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
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
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尙書劉鑄叅贊
戎機刑部尙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
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

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賑惟謹訖事駐蹕江滸誓於衆
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尙體朕心毋究武
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
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勿勩且底於罰能等頓首受
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川大將軍
邁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
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
事急驛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
且降勅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

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
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賊終建大勳著名
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
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家父子大
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聲兩殺其主以奪其國
罪一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
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
四旣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表請
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

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
奪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
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
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
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卽黑白等州掠其人民
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
旣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
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
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

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禪國號僞紀聖元
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
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
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
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
十月丁未至憑祥縣馮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
諭於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城害其
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維絕世甦民困命我等
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

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德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
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
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
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
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
及檄同知韓觀榮都督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
運戊申大軍次邛溫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
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

曰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陳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

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
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
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因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
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
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沱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
沱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
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
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
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

棧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真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齎勅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則自有淮備

王知此勅是欲以歛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
乃移軍二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
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
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
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
等於下流八十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
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
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將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
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

上平濶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
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
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易於攻
取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
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
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
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
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
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

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

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
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
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
其倉庫攜妻子遁於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
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
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
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二萬七千餘級
時王留交州鎮適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
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

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
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
賊首遁於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穆
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
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觀我動靜我
若回軍交州留兵於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
出悶海口以襲我後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
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已
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

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
乘其寨之未備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
師夾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
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
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
滅乃回軍交州留左叅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
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
升魯麟土官莫遂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
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升等擊破之斬首

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濱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
降者相繼訶知黎賊父子遁於義安府之深江王議
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
壬申大軍至義安府上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
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兵俱至盤石縣下營甲
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
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
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李聲黃中所領軍士
李保等七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

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於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殺光泰王願立其子頷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十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
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
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
交廣分界處於潼關衛例設邛溫衛及坡壘隘留二
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
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諡
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
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
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孤革去夷俗以復

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於南蠻者四百四十六
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
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
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
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
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
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
自稱陳姓本前陳王官先已降附既而遁於義安府
與上黨鄧悉鄧阮師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

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

將

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勢擊之於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茶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李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李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

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窟聞王班師復與
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
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
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
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
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將驍將率士兵搽
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
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
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衛太多交人

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而復聚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授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兵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加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

奇羅海外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
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
其化口城謀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
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
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
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
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散遁
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摽捕至暹蠻蒲幹等柵
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

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
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
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
首犯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
年四月朝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
有平陳月 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於外詔還京
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
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閹者福住所錄
王征交南時前後所上奏啟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

叅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勅作
平南蠻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
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

...

...

...

...

...

...

...

...

西北域記

大青山之南曰歸化城城南三十里曰黑河河水西流其東北五里望之如山者曰青塚卽昭君墓墓前有祠今廢天祿辟邪及旛磬猶存八月間塞草皆白相傳塚草不白土人又云冢日三變辰如峰午如鐘酉如堦此說未知果否

自歸化城西北行至杭靄山所歷皆蒙古部落喇嘛東至烏朱穆秦西至大流沙橫亘數千里菽且涸曰瀚海卽沙漠俗名鍋陂其北有地曰烏業烏蘇多諸

色寶石

由烏業烏蘇行五日度沙嶺嶺低而疊沙細且淨赤
日行天星光刺目

沙嶺南有高山名雪山草木不生禽獸不居六月中
冷氣侵裘褐然多蚊比高郵豹脚尤大人馬咸畏之
雪山之下有鹽池產桃花色鹽名曰紅鹽池

叱羅海在杭靄山之西北其地屬喀尔喀近黑道故
極寒七月雪五月釋然高山亦有六月不釋者

俄羅斯一名羅刹古丁零國也其幅員東至朝鮮南

至喀尔喀西至荷蘭北玉海

喀尔喀西北曰烏蘭海

喀尔喀之北境與俄羅斯界有銀山

由杭靄西南行踰瀚海至火山

唐詩火山五月行人少

山之北

寒南卽古車師高昌地今名土魯番四山環之地氣

極暖

青海一名西海周迴約千里

由青海西南行遙望一雪山巍巍皚皚卽禹貢所謂

積石也而人皆呼爲崑崙誤也蓋其誤自元都實始

自星宿海泝游而下滙爲查靈鄂靈二海散爲八九派其流浸黃復會爲一河而環積石之三面以八中國八九派卽析支也地志以河曲爲析支亦誤

渡析支泝洄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里泉汎濫不可計由星宿海渡通天河西南行有河不甚深廣策馬可渡水黝然如墨汁土人呼喀喇烏蘇喀喇者狄鞮言墨也烏蘇者狄鞮言黑也其源出西藏之喀喇池入潞江至緬甸入海

渡黑水行十餘日至達賴喇嘛所居曰烏斯藏唐吐

蕃國都也大招門外劉元鼎會盟碑在焉

烏斯藏西南二千里有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懸
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巔清泉百道奮涌爭流自巔
之麓旣見又伏四面如獅如象如馬如禽如人西北
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陝甘東南走川滇名山
五千二百七十奉爲鼻祖此卽崑崙也然廣袤不二
百里高才五百丈舊稱萬餘里及數千里者臆說也
至於五城十二樓之說益妄矣

蒙古歸化城至杭靄山其部落曰土默特曰吳喇忒

曰毛明安曰推河曰喀尔喀通代薪羶爲屋夏秋酪
漿冬春羶肉未六十者齒脫男女顴凸齲不漱沐不
浴夏狐帽而羊裘女冠首而跣足奉喇嘛以爲活佛
以其能知前身也何以醫延喇嘛左心腸脾胃腎右
大腸肝膽命門脉訣也黃連大黃訶子合爲散藥料
也何以葬奉其禘禘禘音貂禘音掘
蠻夷鬼服也鬼馬之屬請命
於喇嘛其法有三一石壓一薪化一齧喂鷹犬體煎
研壘爲寸浮屠供奉之

有正賦無雜賦十人賦一狼無以二羊代三人賦一

虎無以二牛代獵二賦一獵三賦二無刑罰之以畜盜一罰九殺人如之然犯者頗少

其俗無客主客張幕輒走乞焉食焉食不鮮也坐而貽貽音

怡目視不移也驛同脯音諗私取囚音縮藏齋與之乃去客至其幕

經入咬且啖夜宿擅匠前主代牧失償

考酪之屬質與精氣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

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猶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存

之曰醴音億濁漿也醴取其氣曰醪音桑乳酒也氣去而質獨

存曰醖醖音規醖音歷酪乾酪也醖音滓也

園子酒穀穀

音搆乳汁也

桐

音動以乳為酒撞動乃成也

醱而蒸之曰

阿勒氣薄甚阿勒氣斛取斗曰阿勒旃斗取升曰科

勒旃升取合曰波羅達喇蘇一名哈利以次厚合又

取龠則作敵斛矣其名曰賒勒旃一名當是其釀與

治同治鍊形釀鍊氣以至多為至少故能以至少勝

至多

瀚海石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

臘金中虛而外朗起膈紋

膈音驟手指紋也

又有如梅如桃

如山柿石榴子牡丹牙或曰此即馬肝石所孕也剖

而出之癩不似告者曰此初剖也曰炙風掃雨濯霜
雪侵剝落盡則光璀璨矣

轟轟音藥水上風吹貌

塞北無百年之木木之堅且材者曰查克產惟河似
柳絲而不垂耐霜雪灼爲炭置經寸爐中數日始燼
治產難亦治心痛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地沙且
鹹根難據而易朽也

犖似駝犖音封野牛也驪似馬獹音虛似騾似而非不可乘也

然可食兔葵似葵燕麥似麥莠似稷稗似稻似而非

食之雖不養人亦不殺人羽族似鴈者鶩一足介族似龜鼈者曰賁曰能能三足似而非食之殺人塞北有草似胡葵者曰走馬芹色微白食之殺人

杭靄山產菜名蝎子菜荆莖艾葉葉莖皆刺手不可觸少陵所謂其毒甚蜂蠆者卽此然鎌以采之沸湯以沐之甘且滑可茹閩粵之斷腸草人欲擷之卽動若相招者噫招我者戮我者也不可觸者猶可蔽也喀尔喀黍亦不生惟青稞生之似大麥稔厚中國人種以飼畜

喀尔喀亦屯以養兵鵠音徒突音禹貢鳥鼠同穴鳥在

外麟居內異類爲雌雄過之信然

杭靄山之北陀羅海之東二百餘里鼠國也聚族穴居穴之中有庫有糧穴之外有徑有路高原平地碁布星羅馬行數步蹄輒陷塞外向無貓雖間或有之而食牛羊肉慣齶肉則趨見鼠卽避

麋音堅似麋而大前昂後低多力毛多而長爲裘甚暖

角扁而厚爲決甚良人利其皮角騊馬蠻弓逐而殺

之騊產去聲不鞍而騎

鱣同鼉鮪音通江豚也蠨音龍赤駁虺蜉也又獸名

蠨蛭其狀如狐九尾九首虎爪如嬰兒食人

杭靄之東有獸如犛牛者犛音岡水牛也名曰獬音坑蓋角羊

也俗名曰盤羊走陂陀驀皆舉上易而下難角雖大

有觸之具而無觸之能

烏蘭海亦產貂不如俄羅斯良穴土食松子夏耗音芬

毛落也而冬耗及其耗取之取之法有三犬涼與擺同舊

傳人裸臥雪中貂就而温之人因撲而殺之其說妄

也

掃雪大於貂裘

音茂毛密也

白毫長光遜之價亦減人多

製為冠領袖以其似貂也

裘之美而亞於貂者曰舍狽孫一名天鼠大曰馬舍

狽小曰羊舍狽豎

欽上聲皮厚貌

而髦

音茲毛多也

黠

音天黃白也

外毳

音醜毛色斑也

問其價曰貂之半問其輕暖曰比貂暖

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由此觀之兩

相苐也

苐音綿當也

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黠曰

沙狐沙狐廉曰天馬皮領曰烏雲豹其曰金雲豹者

西產也俄羅斯產者五域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

端音湍黃而廉黑曰獨刀又其次身黧音炙黃而廉

青曰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土人曰是儻音宜狐

儻者年老作妖作冠枯顱衣榭葉幻人形為害甚大

又曰老而妖者名狶狐亦名靈狐似猫而黑蓋別一

種云

俄羅斯皮毳音燎毛之屬有灰鼠即鼯音魂即淮南

也也銀鼠即鼯音煩或曰鼠婦也價鼯音倍鼯音倍羔音

然羔一裘可十年鼯音一年則鼯音數年則黃好花

易薦不如庭草之長蒨也縹瓷易豐音問器破而未離之謂不

如鋸音鋸鐵器也壻之長存也壻音溜瓦器舜盛飯之器

雪蓮產積雪中一莖並蒂浸酒色碧性熱人稱其功

同仙茅枸杞而不知其乃礪石鴉毛也蝦蟇尤甚

羗地產草名醉馬草馬食之輒作駢駢狀有至死者

灌以醢或浙水始醒醒則見此草不復齧也